

王雲五主編

人人文庫

特二四

特

號

近代詩介

李 猷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李猷著

近代詩介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自序

中華詩學之發刊也。君左社長。囑余寫稿。甚難其題。初。余於四十三年來臺。屢勸吳兄萬谷創寫詩話。將古今佳作。介于讀者。而萬谷卒謙不從事。適傳記文學亦倡寫近人掌故。因思如何以傳記、詩話、原作品三者合而爲一。必有以饜讀者之望。不揣謏陋。就客中所存師友遺集。擇而言之。此秩齋雜識之所由作也。月有程課。積之兩年有半。凡三十篇。而俗務鞅掌。漸以爲苦。因言於君左。俾余小休。而友人相許以爲選擇得當。而所評介。尤據事實。頗可使後起者。熟知同光、光宣及民國初年一般詩作之概貌。且以余不克續寫爲憾。余惟中華文化。正待弘揚。吾人宜如何珍惜寸陰。從事古籍之探討。求有裨補于萬一。然寫此三十篇時。或溽暑鬱蒸。或洊寒凜冽。披擇彙錄。手胝神勞。覆瓿之文。雞肋之什。例應割棄。未免有情。爰加釐訂。以付印行。正其名曰近代詩介。兼記始末云爾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

常熟李猷嘉有甫識

近代詩介目錄

自序	一
金松岑先生及其詩文	一
常熟言仲遠先生敦源之觥莊詩文存	九
三原于先生之詩	一六
狄君武先生之凱復堂詩及寧樓詩	二五
溥心畬先生寒玉堂詩	三三
楊鑑資夢園室詩	四五
楊无恙之无恙初稿	五二
溥心畬先生所編靈光集之目錄	六一
孫雄師鄭之一篇文章	七一
張默君先生之大凝堂詩	七五
翁文恭公同龢之瓶廬詩稿	八一

- 先師楊雲史先生之江山萬里樓詩……………八九
常熟謝家橋雙忠廟古銀杏圖卷之題詠……………九八
先師張仲仁先生之心太平室詩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許靜仁資政之雙谿詩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汪袞父丈之思玄堂詩……………一一九
陳含光先生之含光詩……………一二八
胡展堂先生之不匱室詩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賈煜如丈之韜園詩集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章太炎先生詩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王陸一先生之長母相忘室詩詞集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趙堯生先生之香宋詩詞鈔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曹纓衡之纓衡詩及陳灝一之甘稼詩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鄭孝胥之海藏樓詩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邵翼如先生之玄圃詩存……………二〇〇
黃公度之人境廬詩草……………二〇九
夏劍丞丈之忍古樓詩……………二一八

范肯堂先生詩·····	一二九
沈愛蒼先生之濤園詩·····	一三九
謝觀虞之玉岑遺稿·····	二四九

金松岑先生及其詩文

吳江金天翮氏，字松岑，號鶴望，後更名天羽。畢業南菁書院，歷任教職，爲南社健將。民國二十年間，在蘇州設立國學會，舉先師張仲仁先生一鑾爲會長。松岑先生，及章太炎先生，及一時學者均在會中。余是時亦因錢希晉兄之介，獲謁先生於蘇州之濂溪坊寓邸。先生長身玉立而近視甚深。閱余詩文之後，甚爲器重。示以讀書之法，並云宜致力於後漢書，遂以架上自讀之後漢書數冊，舉以相借。囑携歸讀後，再赴蘇時掉換。此後經常通信，寄去詩文，時承改削。提挈之感，至今猶念念不忘焉。今年春，承邵鏡人教授，贈余天放樓文言附詩集一冊。如獲重侍先生，蓋當年初見之時，即舉以相贈者也。尚有續文言，及詩續集未見印入，不免憾事。蓋詩續集中，尚有贈先君楞伽公柏梁體詩一首，其詩因先生求先君畫花鳥走獸屏四幅。而贈古詩爲謝。詩甚工，而先君之畫，亦爲余自幼至弱冠時，所僅見之大件。兩度浩刼，今恐潛泯矣，思之黯然。先生之文，淵源兩漢，晚年致力莊，列。曾告余：「我文章近力求擺脫規格，應從莊子中擷取變化之精神。」囑讀其近作，有無變化，故其晚年之作，多變幻無窮，而此文言之文，則淵茂有金

石氣，色澤與力量均佳。經旬細讀，其翼莊一篇，用字鍊句，純仿莊子。而氣盛言宜，較太炎先生文易讀，易爲讀者所接受。其西漢名賢贊，典雅凝重，置諸兩漢書中，可無分彼此。此先生中年用力之作也。余極愛誦之。其文曰。

周宗既夷，嬴劉更造。雄王雌霸，過迹如掃。考文稽獻，貞軌誰紹。扶明大業，參括典奧。武德威戎，文思綯道。矜立名節，耿此光耀。以弘漢京，往篆是寶。子房好禮，弱冠東游。韓亡奮袂，韜秘是抽。椎喪龍魄，箸爲漢籌。談笑制敵，神觀燭幽。飲和辟穀，遺謝榮休。師松拜石，素風益邁。（張良）。董生明道，楷式儒林。精推理數，消息陽陰。下帷講誦，識周孔心，天人三策，弁冕古今，六藝張王，百家遂暗。鳳臧依桐，螢燭避樽。（董仲舒）。藩王失教，越禮叢愆，被服儒術，首數河間。東家六郡，秦火爲煙。壁藏塚瘞，旁求墮編。緹油茵靄，好寫嫵媚。中朝廷閣，望之若僊。禮綴車工，樂獻鐘懸。三雍奏對，詔曰王賢。（河間獻王德）。黃生論道，校之更談，檢括流略，詛孔企聃。歲晚更術，病漢周南。思續麟經，詔子誦誦。遷生龍門，世典策府。問故安國，講學齊魯。五百名世，昌期難睹。小雅巷伯，誹辭哀楚。文章巨手，左莊是伍。史官短憲，守此堂戶。（司馬遷）。丁生事項，託跡斯養。易通田何，妙符玄賞。遊梁宦達，材稱冠軍。東格吳楚，壯武柔文。據闡聖秘，憲勵戎勳。儒冠將略。足魁其倫。（丁寬）。終童秀發，入關乘傳。建節東來，關尹識面。請師單于，抗聲上殿。蹕林走馬，高闕揚劍，忠槩憤發，九重稱善。佗裔反側，王號猶僭。掉舌三寸，長纓來獻。青蓋方張，霜刃遽剽。傳芭嶠嶺，國殤用殮。（終軍）。漢胡未輯，留

使相當。子卿御命，單車北荒。垂餌虎口，挺身劍鏖。厲氣明目，音咳雷礮。吞旃嚙雪，不絕吾吭。仗節乳羝，冰天茫茫。節毛既落，刀環定撫。一十九年，漢來求武，上林雁帛，詭辭脅虜。支離皮骨，重履漢土。一牢告廟，反命於祖。其節可貞，誰謂荼苦。（蘇武）。稅侯貴種，本自休屠。破巢南徙，龍媒困筴。忠結主知，奉轡直廬。拜畫思親，惡淫殺讎。林光靖變，縛莽捽胡。推賢讓封，謙謹而虛。威重抱節，初終弗渝。豈伊種人，庶幾吾儒。（金日磾）。漢多名將，赫赫臨戎。營平深算，策羌有功。羌豪作約，獵狁是通。河湟遮杜，計弗克攻。將軍受鉞，金鼓以節。徐以度阨，批吭挫蘖。宣上恩德，渙其約結。虜乃崩潰，斬獻梟桀。屯師蓄穀，無抗王卒。善戰攻心，是謂武烈。（趙充國）。子明威略，系出馮唐。經法明習，肆於戎行。衛侯西征，莎車畔強。矯發邊卒，誅其名王。功不得侯，用進椒房。父子行高，翥聲朝堂。子習一經，軒采騰芳。吉甫文武，萬民之望。（馮奉世及子野王等四人）。廬江儒雅，來尹於蜀。蠶叢故居，夷風猶朔。乃甄才史，春官受讀。菟首肆射，鶚音訂樂。歲時行部，高材侍轂。文章間氣，沔山苞湊。揚馬遂興，天衢騁足。（文翁）。二疏閑靡，青宮是傅。諭教聖善，毗濟王度。宦成名達，挂冠並去。公卿帳飲，河梁日暮。歸讌賓客，賣金供具。力田逢年，子孫優裕。財多損智，隕我門素。高情達識，丹青永慕。（疏廣疏受）。君平老蜀，賣卜橋亭。天心寄易，其感在冥。著蔡安靈，忠孝是程。百錢閑肆，下簾誦經。（嚴君平）。子真合口，耕於巖石。元舅弓招，經鋤未釋。父老堯禹，安知姦慝。跡闕林垆，身棲巷陌。（鄭子真）。二子遜世，蘊憤藏寶。匪石爲心，寒松比操。沈冥撫莊，希夷儕老。扶風班嗣

，修儒崇道。不鯢驕餌，厭聞世巧。淵度汪汪，冲襟浩浩。（班嗣）。儒林清德，曰邴曼容。名翳卑秩，業高華嵩。忍饑演易，彈琴詠風。思純體約，林薈川冲。勢榮不加，開卷如逢。東京叔度，迢遙繼蹤。（邴丹）。史紀賢后，上官式殊。父萌逆節，幼不同辜。娥英未笄，重華已殂。三五月缺，委裘撫孤。嗣王不惠，桐棺將徂。后出臨軒，甲帳珠襦。期門陞戟，群臣奏書。疏王過失，后乃曰吁。音吐威毅，協於群謨。昌邑用廢，漢祚以扶。惟漢女寵，驕雉佚燕。亦有才淑，班好馮媛。后以貞素，受經北面。髣髴官家，臨御講殿。尚書夏侯，通習經傳。師喪行服，彤史罕見。共姜鄧曼，庶幾其選。（孝昭后上官氏）。平后貞烈，上官齊賢。擢聲千位，命絕於天。椒酒蘊毒，蓀華閑妍。豈聞國母，更柱易絃。函谷東開，小白頭懸。兵摧郾塢，烽燭甘泉。慷慨蹈火，化爲非煙。岷岡碎玉，義不瓦全。（孝平后王氏）。東京風教，傳哲駢羅。懸黎照乘，應龍騰波。蘭芳谷澤，檜挺巖阿。秉茲六藝，協彼四科。詎知衆賢，實導先河。矯風立節，自古云難。懷賢篤當，唯有咏歎。扣冥聲寂，獵蠹芬殘。百靈拱揖，會我筆端。孝堂影秘，魯殿灰寒。翰歌墨涕，非娛悅輦。

先生此文，神完氣足，其沈浸於兩漢書者深矣。集中古文，大多不肯平凡。讀書既多，又有足夠筆力以使之，近人已難有此造詣矣。此外古文多篇，仍以韓蘇爲近，當接近陽湖派。尤與惲子居相近。然反較子居爲華美剛健。此文章之不同，亦各如其面，不可能完全相同也。先生晚年，曾一往安徽，主修安徽通志。猶時通函。洎抗戰軍興，余隨交行撤至漢皋。及翌年送老父回

滬。曾在上海二馬路大陸商場樓上東吳大學宿舍一晤，斗室繩床，僅可容膝。意興亦漸喪矣。其後一別，始終未見，追懷長德。數十年矣。

先生之詩，沈浸穠郁。以此氣勢磅礴，就其蹤跡而言。早年或曾希踪定盦。仍不免有趁才使氣之致。及其中年，含蘊較深，高明博厚，所作古詩多而近體少。古詩中七言多而五言少。七言中則柏梁體爲多。古錦斑斕，光輝內蘊，真不易及也。

先生詩集，葉德輝氏序之，謂「金君詩格調近高岑，骨氣兼李杜。卑者不失爲遺山道園」又曰：「金君詩皆千錘百鍊而成，讀之極妥貼，造之極艱辛。」皆確論也。茲選詩若干手於後。

春曉謠

紅豆花殘鸚鵡泣。翦翦湘梅怨青實。東風薄暮緊添寒。獨索薰篝理蕭瑟。瑣窗不見黃月鉤。好夢將行畫簾窄。燈花多事費商量。一雙燕子心明白。

海軍行樂詞

海天風送鸛鵲群。大漢龍旗掣曉雲。新樣頭銜驚海若。相公管顧水犀軍。
津風笳鼓上春潮。高鑑輪困比麗譙。說到巡洋天盡處。仁川東望海程遙。

題汪石泉費宮人刺虎圖便面

青猊吐火馬踏雲。呵鶯叱燕開宮門。宮中蠟炬酒波灩。虎帳頭顱美人劍。銅馬西來鬼嘯風。景山帝子雙絙紅。龍去上天虎生翼。狼藉宮花嚇不得。柔顏誰把虎心降。擎杯睥睨髯如戟。婢學夫人貴主呼。殺機隱隱含青臚。佯羞帶媚捋虎鬚。虎醉未醒首已殊。帷燈匣劍神鋒快。黛色花容入圖畫。嗚呼養兵十萬緇虎徒。不及宮中一女奴。

右詩依先生自記，爲其先人所題。雖尙爲盛年之作，但色澤穠艷，用字古雅。已成先生七古之面目，及至暮年。尙喜用此中字面，與散原蘇戡截然殊逕也。又其七律亦甚工。茲錄如後。

金陵懷古

金川門外柳絲長。江抱城樓瞰夕陽。百道風帆下荆楚。千年畫棟失齊梁。景陽井甃苔紋古。天璽碑殘墨瀋香。聞說海棠天下最。願乘蹇衛訪清涼。

臺城風急紙鳶飛。水漲秦淮綠正肥。燈上湖樓看畫舫。車過窮巷識烏衣。西州惆悵吟華屋。北極登臨弄翠微。莫道偏安江左慣。昇州還作帝王畿。

龍虎江山感廢興。九朝哀史葬難勝。駒駝日暮來京口。薺麥春花上孝陵。天險由來誤人國。

地靈從古產高僧。讀書種子今安在。木末亭荒試一登。

鷄鳴山頂塌浮屠。十廟功臣俎豆無。一自洪楊開劫運。再令湘楚建雄圖。英雄力盡孤城在。竹帛勳留萬骨枯。遺像不登麟閣去。鬚眉淵映莫愁湖。

北固山

開府南徐重。名山北固高。長江此天塹。閱世幾人豪。鐘落千山暮。神來萬馬號。孫劉成底事。莽莽送寒濤。

今日潮生日。江南大地秋。石帆樓上望。隱隱見揚州。雲物開千里。江淮鎖一漚。中原豈無事。長想算橫流。

以上對先生之詩，可謂嘗鼎一臠，未能窺其全貌也。然大體面貌已悉具此數章中矣，惜不得天放樓續文言及天放樓續集一讀，爲悵然耳。

余學作古文，受先生之教甚多。提挈後進之心，尤極殷切。是時余甫十八九耳。先生許以可造，一日余造蘇州。先生曰，今夕可來與宴。且得謁太炎先生及石遺老人，太炎先生詔余。讀書宜先求識字。石遺老人勸余勿從詩中求詩。此兩老人語，當時初覺泛泛。及今思之，真是畢生受用不盡。足見老輩待後生，無不以經驗之談，昭示後學。而先生於余尤摯，當時曾擬詩壇點將錄，將賤名引爲小溫侯。亦隱寓親近的學生之意。卅年戰亂，耆宿凋零，讀書念舊，感念何極。惜

無資料，爲先生寫一傳也。

常熟言仲遠先生敦源之旣莊詩文存

余幼時每年春秋，侍先父辦理祭祀西城關岳廟事。每見殿中大匾，係言敦源所書，彼時知爲中朝大官，不在家鄉而已，初不知其擅詩文也。及三十八年，避難至港，獲識哲嗣鎔甫先生於大華行梯次，忽忽二十年矣。來臺後，鎔甫先生雖來一游，匆匆一晤，未及深談，不知其先德有此集也。客歲歲暮，往友人齋中，承詢我言公事跡，亟告之，且馳函鎔甫先生索取是集。因封面改裝，遲遲始到，印刷極精，爲近二十年所印家詩文集之冠，非若遷臺早期棉紙石印之拙劣也。

余於吾邑老輩，因家庭關係，十九親炙。言公仲遠，以久居津門，甚諳南返，從未見過。在常之言氏學者，如調甫丈等，亦熟識數人，調甫亦曾爲余師翁先生代課，亦有師誼也。

言公詩文計分兩冊，詩曰，囑于館詩草，上下卷，上卷爲言公之詩，下卷爲其德配丁夫人之詩、續草，南行紀事詩，補遺，五部份，文則未加整理，仍其次序，亦可略闡作者之時代也。

言公爲先賢言子八十一世孫，少時嗜學，尤潛心世務，吾邑翁文恭公校士國子監，見公文字而亟稱之，然屢赴鄉試不售，以知友之薦，往小站參新軍幕府，遂獲袁項城所深知，積勞累保道